

之音搶掇可聽其差琴調不類秦聲乃以衆樂合之則宮商調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傳十曲亦備得之至暮決去數日復來曰吾聞揚州連帥取汝恐有謬誤汝可一一彈之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無何州府果令送至揚州一無差錯庶察使故相李德裕議表其事小女尋卒

虞初志卷七終

虞初志卷八

任氏傳

唐 沈既濟 撰

明 黃正位 校

任氏女妖也有韋使君者名崧第九信安王禕之外孫少落拓好飲酒其從父妹婿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託身於妻族與崧相得遊處不間天寶九年夏六月崧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昌里王宣

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間去繼至飲所釜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於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矚意有所受鄭子戲之曰美艷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鮮相假不徒行何爲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輟以相奉某得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暱鄭子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

見一宅土垣車門室宇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願少踟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留於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旣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頃延入鄭子繫驢於門置帽於鞍始見婦人年二十餘與之承迎卽任氏婦也列燭置膳舉酒數觴任氏更衣理粧而出酣飲極歡夜久而寢其妍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艷殆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兄弟某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旣行

及里門門扃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
燈熾爐鄭子憇其簾下坐以候鼓因與主人言
鄭子指宿所以問之曰自此東轉有門者誰氏
之宅主人曰此隕牖棄地無第宅也鄭子曰適
過之曷以云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吁我
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子偶宿嘗三見矣
今子亦遇乎鄭子赧而隱曰無質明復視其所
見土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藜荒及廢圃耳旣
歸見崙崙責以失期鄭子不泄以他事對然想
其艷冶願復一見之心嘗存之不忘經十許日
鄭子遊入西市衣肆瞥然見之曩女奴從鄭子
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於稠人中以避焉鄭子
連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後曰公知矣何相
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耻難施
面目鄭子曰勤想如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
也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誓詞旨益切任氏乃
迴眸去扇光彩艷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
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鄭子請之

與叙歡對曰凡某之流爲人患忌者非他爲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已以奉巾幘鄭子許之與謀棲止任氏曰從此而東大樹出於棟間者門巷幽靜可稅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乘白馬而東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噐可以假用是時崧伯叔從役於四方一院什噐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詣崧假什噐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一麗人已稅得其舍假具以備用崧笑曰觀子之貌必獲詭陋何麗

之絕也崧乃悉假帷帳榻席之且使家僮之慧黠者隨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氣呀汗洽崧迎問有之乎曰有問其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嘗見之矣崧姻族廣茂且夙從逸遊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倫也崧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崧之內妹穠艷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崧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崧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漂頸

巾首膏脣而往既至鄭子適出崧入門見小僮
擁篲方掃有一女奴在其門他無所見徵於小
僮小僮笑曰無之崧周視室內見紅裳出於戶
下迫而察焉見任氏戢身匿於扇間崧拽出就
明而觀之殆過於所傳矣崧愛之發狂乃擁而
凌之不服崧以力制之方急則曰服矣請少迴
旋旣從則捍禦如初如是者數四崧乃悉力急
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縱體不
復拒抗而神色慘變崧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

長歎息曰鄭六之可哀也崧曰何謂對曰鄭生
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
少豪侈多獲佳麗遇某之比者眾矣而鄭生窮
賤其所稱愜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
人之不足乎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
公之食故爲公所繫耳若糠粿可給不當至是
崧豪俊有義烈聞其言遽置之歛衽而謝曰不
敢俄而鄭子至與崧相視哈樂自是凡任氏之
薪粒牲餼皆崧給焉任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

馬輦步不常所止奎日與之遊甚歡每相狎暱無所不至唯不及亂而已是以奎愛之重之無所怪惜一食一飲未嘗忘焉任氏知其愛已因言以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顧以陋質不足以答厚意且不能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伶倫中表姻族多爲人寵勝以是長安狹斜悉與之通或有姝麗悅而不得者爲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奎曰幸甚艷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五娘者肌體凝潔奎常悅之因問任氏識之乎對曰是某表姊妹致之易耳旬餘果致之數月厭罷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効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奎曰昨者寒食與二三子遊於十福寺見刁將軍緬張樂於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十八雙鬟垂耳嬌姿艷絕當識之乎任氏曰此寵奴也其母卽妾之內姊也求之可也奎拜於席下任氏許之乃出入刁家月餘奎促問其計任氏願得雙釵以爲賂奎依給焉後二日任氏與

釜方食而緬使蒼頭控青驪以迓任氏任氏聞
召笑謂釜曰諧矣初任氏加寵奴以病針餌莫
減其毋與緬憂之方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
者指其所居使言從就爲吉及視疾巫曰不利
在家宜出居東南某所以取生氣緬與其毋詳
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謬辭以
偏狹勤請而後許乃輦服玩并其毋偕送于任
氏至則疾愈未數日任氏密引釜以通之經月
乃孕其毋懼遽歸以就緬自是遂絕他日任氏

謂鄭子曰公能致錢五六千乎將爲謀利鄭子
曰可遂假求於人獲錢六千任氏曰有人鬻馬
於市者馬之股有疵可買以居之鄭子如市果
見一人牽馬求售青在左股鄭子買以歸其妻
昆弟見皆嗤之曰是棄物也買將何爲無何任
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乃賣之有酬二
萬鄭子不與一市盡曰彼何苦而貴買此何愛
而不鬻鄭子乘之以歸買者隨至其門累增其
估至二萬五千也不與曰非三萬不鬻其妻昆

弟聚而詬之鄭子不獲已遂賣卒不登三萬既而密伺買者徵其由乃昭應縣之御馬疵股者死三歲矣司吏不時除籍官徵其估計錢六萬沒其半以買之所獲尚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芻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賞蓋寡是以買耳任氏又以衣服故弊乞衣於崙崙將買全綵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制者崙召市人張大爲買之使見任氏問所欲張大見之驚謂崙曰此必天人貴戚爲郎所竊且非人間所宜有者願速歸之無及於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竟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紉縫也不曉其意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晝遊於外而夜寢於內方恨不得專其夕將之官邀與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爲歡請計給糧餼端居以遲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崙資助崙更與勸勉且詰其故任氏曰八月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行故不欲俱鄭子甚惑也不思其

他與崙大笑曰明智若此而爲妖惑何哉固請之任氏曰儻巫者言可徵徒爲公死何益二子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崙以馬借之出租於臨臯揮袂別去信宿至馬嵬任氏乘馬居其前鄭子乘驢居其後女奴別乘又在其後是時西門圍人教獵狗於洛川已旬日矣適值於道蒼犬騰出於草間鄭子見任氏歘然墜於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鄭子隨走叫呼不能上里餘爲犬所獲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削木爲記迴觀其馬嚙草於路隅衣服悉委於鞍上履襪猶懸於鐙間若蟬蛻然唯首飾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子還城崙見之喜迎問曰任子無恙乎鄭子泫然對曰歿矣崙聞之驚慟相持於室盡哀徐問疾故答曰爲犬所害崙曰犬雖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崙駭非人者何鄭子方述本末崙驚訝歎息不能已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馬嵬祭瘞視之長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不自製與人頗

異焉其後鄭子爲總監使家甚富有捩馬十餘
匹年六十五卒大曆中沈旣濟居鍾陵常與崧
遊屢言其事故知詳悉後崧爲殿中侍御史兼
隴州刺史遂歿而不返

贊曰嗟乎異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節
狗人以致死雖今婦人有不如者矣惜鄭生非
精人徒悅其色而不徵其情性向淵識之士必
能探變化之理察人神之際著文章之美傳要
妙之情不止於賞翫風態而已惜哉建中二年

旣濟自左拾遺於金吾將軍裴冀京兆少尹孫
成戶部郎中崔需右拾遺陸淳皆謫官東南自
秦徂吳水陸同道時則拾遺朱放因旅遊而隨
焉浮穎涉淮方舟泂流晝讌夜話各徵其異說
衆君子聞任氏之事共深歎駭因請旣濟傳之
以志異云

狐爲城社小獸而能知養生之理其爲男子
變幻者不主於淫泆也意將籍真氣以自永
如所謂坎離之術也故道家取其法曰演狐

經夫人之與仙本一階耳乃後神於聲色貨利以敗之蠢如狐者反知養生之理其亦可以自怍矣然徃徃終膏鼎俎成者十無二三信乎魔障之未易脫與予遊兩京得狐事數十擬聚而傳之姑先刻是說貽諸好事

蔣氏傳

唐 張泌 撰

吳人蔣琛精熟二經常教授於鄉里每秋冬於雪溪太湖中流設網罟以給食嘗獲巨龜以其質狀殊異乃顧而言曰雖入豫且之網俾免剗腸之患既在四靈之列得無愧於鄙叟乎乃釋之龜及中流凡返顧六七後歲餘一夕風雨晦冥聞波間洶洶聲則前之龜扣舷人立而言曰今夕太湖雪溪松江神鏡會川瀆諸長亦聞應